



柳

文

記書

十六

二十九  
三十  
記書

16  
245  
16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九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記

游黃溪記

自游黃溪至小石城止為記凡九皆記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應次第而作取言扶疎兵字錯落綴景處自有雅人深致孫鑠曰柳之胸中富於丘壑故其記亭池山水更奇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

各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

千數夜郎最最大邛都最最大徙笮都冉駹最大小子厚文勢本此邵伯溫曰子厚此記云永最

子厚文集卷二十九



善然別云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賦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何言之不同也環

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洛溪西至于湘之源南

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各山水而

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涪音吾瀧音雙瀧泉一作龍東門屯徒門

切東屯上一無黃溪二字洛溪在祁陽縣湘水南元結愛其山水居之瀧奔湍也黃

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

神祠百一作里非是無神祠之二字屬下句讀祠之上兩山牆立

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

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丹上一有如字一無小字一虞集日

看來丹碧華葉乃實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

景自然著如字不得

至初潭最奇麗始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

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滯來若白虹沈沈

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下揭音慈積一作

沈一作沈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注以衣涉

為厲揭揭衣也黛畫眉墨也滯水止也柳自

注楚賦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南去又行百步

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

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

鵠方東嚮立頰胡來古海一切頰戶感切又音含齧魚巾切齧音謬雜一作



離○類願下也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斷齒根肉也

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羊鏘七切又南一里至

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逐段點綴詳畧俱有法始

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三姓莽之

世也莽既歿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

潛焉漢書王莽自謂黃虞之後姚姬陳田王

又姓在籍于秩宗室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

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

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莽號其女定安

公上太后為黃

皇室主絕之干漢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遺歿

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

陰溪水上莊子畏壘之民欲俎豆於元

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

游者茅坤曰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

厚適以文章之雋傑客茲土者久之愚竊謂

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

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

厚之文予聞過與中恣情山水間始信子厚

非予欺而且恨永柳以外其他勝槩猶多於

見天內地內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併有名山

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者



可勝道哉

始得西山宴游記

西山在府城西瀟江之游。記得浩蕩感

激言外不可知真不得遷之山水者轉入妙境令人舞唐順之日神色酣暢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艸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飜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

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

特僇與戮同隙與隙同施如字又音怡漫莫

字熊一作勝。王世貞曰語如綴珠總以挑剔始得二字與末二句相應今年九

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

之指一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

茅茨窮山之高而止僕一作人染一作冉說

一作作菱音跋說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

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



遊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呀火加

切窪鳥瓜切怪徒結切贊租九切繚音了外

一作水○踞躄也漢書注謂伸其兩足而坐

其形似箕哈呀山深之狀窪水汗也○少陵

望嶽詩有齊魯青末了第一語何等氣藥子厚

此記實可與爭雄然讀者然後知是山之特

必登登高豁目自見其概

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

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培薄

口切塿朗口切○方言冢或謂之培關而東小冢謂之塿引觴滿酌頽然

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

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一冥

作俱一又作與物不異或云萬化冥合然後

語類與灝氣俱不如與物不異之穩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

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潭記鈞音古鈞諸韻無以母字集

韻作鈞滿補房朗一切並注

云鈞鑄也○鈞鑄乃鼎具據小丘記

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鈞潭潭則此

記在西山記後亦作元和四年文下

二記當繼此也○小景清麗如盤石

疎林清溪短葛

鈞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

山石風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激其



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漉沫成輪然  
 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  
 懸焉其上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且款門來  
 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夏居  
 願以潭土田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  
異切貨音茂○款叩也貨交易也 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  
 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  
者一本作而又一 尤與中秋觀月為定  
律宗切又音終○說文潏小水入大水也 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

土者非茲潭也歟

鉅罽潭西小丘記

尋常事尋常意他立名造語變化得別蘇子美滄浪亭記大畧本此虞集曰公之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  
 鉅罽潭西二十又步當瀉而浚者為筴梁梁  
 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  
 而出爭為奇狀者始不可數  
湍而一作湍其 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



角列而止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  
 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嶽音欽嶽音吟累力  
 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  
 四百余憐而售之唐順之日問其主問其價  
 述到此最有趣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  
 喜出自意外即取器用刺刈穢艸代去惡  
 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刺立音  
 與刻同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  
 流鳥獸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

丘之下一本獸下有魚龜枕席而臥則清冷

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

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

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澹音管

同作悠悠然一作而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

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

不可得鎬音老切鄠音戶一本無之土二字

乙西谷武王遷都依此水日鎬京漢日鎬池

東杜陵公別墅當時語云城南韋杜夫

天尺區孫鑛日忽遇感慨一轉更新今弃



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梁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賈與價同羅洪先曰結得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無多景却寫得杳冥冥忽忽悠悠

是絕妙小品文字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

佩環心樂之

聞一作間絕句○篁竹用也一日竹各

伐竹取道

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

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

嶼又男若男又感三切○坻嶼皆小洲也

潭中魚

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先下澈影布

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

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

至所依十四字一本連上讀云披拂潭中下

視游魚類若乘空澈音徹倏昌六切○斗北

濠濮間想至斗折蛇行字尤奇楊慎曰子厚

空遊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淶水潭清潔

登深俯視遊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

中懸亦用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

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



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  
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荒寒之景如畫讀之蠅蠅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

綏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一作龔

○崔氏二小生即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

渴音禍詳篇中○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

石渠記云元和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五則餘記可類推矣○予聞之蓋太

史玄宰云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山水決不

如畫及觀此記則奇怪精妙否直以為兩相當取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

若鈞錡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

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

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永一作

其一作奇○朝陽巖在瀟江之澗巖有洞淵

出流入湘江又有香流洞磬石大曆元年元

結因羅舟巖下以其高而東向遂名朝陽蕪江未詳或云疑是瀟字之誤楚越之

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

反一作支○入方渴上與南嶺高寧合下與

言二句極奇古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則曲



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窺忽又無際  
高一作西○綴景 幽溪畫不能盡 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  
 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  
 白礫其樹多楓柝石楠榿楮樟柚艸則蘭芷  
 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美石下  
石字礫音歷柝如占切榿昆連切楮音諸柚  
余裁切轆音交轤音葛○礫小石也楓柝石  
楠木各榿木似豫章楮已詳前楮即豫章楮  
橋類也合歡艸名爾雅云葉似槐五月花紅  
白色瓣上若絲其至暮而合轆轤猶  
交加也○唐順之日此段類于虛賦每風自  
 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艸紅駭綠叢

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  
 推移其大都如此葳蕤功身孔一切勃音勃  
艸茂貌葳蕤艸木華盛貌○蘇軾  
日子厚善造造若此殆入妙矣 余無以窺  
 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  
 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子厚諸記每狀一水一石處亦  
名極其致故令人讀之似欲解  
衣盤礴於其境  
茅坤曰清冽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  
 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



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  
漢書注八寸日懸 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  
 環周鮮也 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墜小潭  
 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儉奐儉音條又直雷切爾雅鮒黑  
鐵郭注云即台 又北曲行紆餘曉若無窮然  
脩江東呼為鮒 卒入于渴說文紆也 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  
 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  
 之既靜其聽始遠遠一作 予從州牧得之攬  
 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醜山宜切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  
 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  
 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  
 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永中山水子厚已搜抉無遺使  
幾耳唐順之曰點綴如明珠翠羽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  
 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一本無且  
 石為底達于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



閩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無一本  
字或作揭跳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  
 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  
 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揭音憇  
又丘列古之人其有樂乎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  
 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無由渴  
意字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  
 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窺者皆出石城村  
 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

道狹不可窺也

結得恍惚似

小石城山記

境固幽峭旁出議論更奇

同等而胸中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

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

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根其上為

神觀梁櫺之形神觀二字皆

從音義同櫺音麗一音禮小舟也

麗與其旁出堡場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



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戾良久乃已環  
 乏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  
 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堡音保  
切○堡小城也揚小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  
障地廣韻管居日場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  
 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季不得一售其伎  
 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宐如是則其果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  
 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

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元和十年正月子厚自永州名至京師二月復出刺

柳州此記於二十一年九月作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  
 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艸木  
 猥奧有崖谷傾凸缺地豕得以為囿蛇得以  
 為藪人莫能居傳音轉地部鄙切凸杜結他  
城上樓也江柳江一名海水平垂楊地至是始  
各傳置謂驛也凸高起也又出也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為



堂亭峭為杜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  
 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嶮濶瀾灣當邑居之  
 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荆音弗鑑音娟疏  
 音疎樗正真切易  
 以鼓切杜音江馮音憑嶮音聊一作嶮淹掩  
 二音瀾音嬰○樗河柳郭璞云今河傍亦莖  
 小楊也嶮山高而相戾也又險也乃取館之  
 選南都賦其山嶮刺瀾水絕遠貌  
 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  
 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  
 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為中室朝室  
 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

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  
 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  
 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  
 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前半似水經  
 注後半似山

海經極其奇古王世貞曰杜之蜀詩  
 概之永柳記皆千古絕唱也茅坤曰  
 全是叙事不著一句議論  
 論感慨却滄石風雅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闢今徙在水北直  
 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潯諸本作薄非  
 是匯音潰○說



文滙水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嶄鉅  
同合也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嶄鉅  
咸二切背石山今在府城北十里東曰桃竹西曰鵲兒有支川東流人  
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  
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龍壁山在城東北十  
下臨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  
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  
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  
下常盈而不流甌山在水南駕鶴山在城西  
南旁臨大江聳立如鶴故名  
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

姥山皆獨立不倚屏蒲并切姥莫補切一本  
誤落四字○屏山在城南  
四里四姥山在城西四里其  
山四面海對峙而無所連屬北流潯水瀨下  
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  
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  
如茹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  
西九十尺南北少半北流一作北流茹音加  
山在城西南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  
茹荷莖也甚大無窾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  
狀周禮注八尺曰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

屏山東集卷二十九



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  
 穴北出之乃臨大埜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  
 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  
 故以云北出之或覆一出字枰枰棋局也其山多種多  
 楛多質管之竹多麋吾其鳥多秭歸質音雲 管音當  
 麋音高一一作麋秭音子又資李切秭歸一作  
 子規○質管竹各節間相去數尺有麋吾未  
 詳或云麋當作蕤吾當作荷上以形誤下以  
 聲誤也按蕤荷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芽可  
 治蟲毒未知是否姊歸鳥名見高唐賦說文  
 為子規史記為姊歸禽經為子規徐廣為子  
 雉字雖異而石奩之山全石無大艸木山小  
 名實同也

而高其形如立奩一作亦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  
 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  
 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  
 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奩及石鰾多儉石奩  
 有其南有二字立奩下無在多姊歸四字在  
 字疑衍及一作多○石奩山在城西西南洞同  
 也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  
 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奩豆  
 彘修形糝糝酒陰虔則應在立奩南見音現 糝音所  
 又音胥糝當从禾音徒音土酒陰一作陰酒  
 修脯也糝祭神米也糝稻也山海經其祀

柳河東集卷之五



之稱用糝米酒陰言陰酒即明水也雷塘事詳見集禱雨文

其間多美山

無名而深峩山在犇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

入于潯水深峩山在城西西

唐柳河東集卷第二十九終

唐柳河東集卷第三十

明橋李蔣之翹輯注

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

兆尹子厚謫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籍取。語甚怨件件寫得此窮愁羈旅所不能自喻者每讀每嘆其能言亦蔑以加矣茅坤曰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以後大較並從司馬遷答任少卿及楊惲報孫宗會書中來故其為書多悲愴嗚咽之旨而其辭氣瓌詭跌宕譬之聽胡笳聞中塞曲令人腸斷者也陳仁錫曰此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



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可也。然而不屑。

宗元再拜。又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足，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為也。忽捧教命，乃

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紀為

入夫何素望敢以及此。恍與恍同，悸音季，瘡音厲，肓音荒。

○恍惚失意，貌悸，心動也。子厚病瘡，已見前辨。伏神文瘡，癘山川之氣，疾瘵也。膏謂連心之脂，膏肓，心下膈上事。本左傳晉侯夢二豎已見，一卷愈膏肓疾賦。○唐順之曰：述愁中病魔極中情惻。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

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

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

子之遺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

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孤危，阨塞，跪軌，凡事壅



隔恨忤貴近狂疎繆戾路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紀領事人所不信歟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煽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一本無孤危字號倪結切音讀盡為一作便為○號航不安貌○今其

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錮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無分毫事一作公事俟上一無更字錮一作痼取下一無得之二字○以年少氣銳為解亦是若宗元於眾黨人日其立仁義云云我不信也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歿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元和元年七月子厚母盧氏卒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



又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  
 鄉甲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  
 是怛然痛恨心腸沸熱笑孤立未有子息  
 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  
 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  
 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惛惛然歛  
 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  
 誠丈人所共憫愴也  

 獠音僚腸一作骨阨一  
 作閨一無女子二字人  
 作火者二字眠音匿惛惛一  
 作慄慄一六作  
 藥凜○選魏都賦蠻阨荒落注阨落蠻夷居

處也又聚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士獨託  
居為阨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  
 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  
 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  
 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  
 塋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  
 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杳然此  
 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先墓下一有所字畦音  
 撫○荆楚歲時記去冬  
 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列子  
 路遇乞兒馬醫弗敢屋也必下車而揖之夏



哇夏月治哇之人見孟子。寫得慘楚。語語有淚可見。士人。一失身便喪名。優先至於如此。雖托空言。以寄悲悼。何益。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憂惱。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賜書。上所賜。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解。身殘家破。為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鹽澁動逾歲時。一搔皮

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想以至。此也。僂。與戮同。鹽。音管。又古玩切。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一本本作被。謗。無議字。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允史籍。搗。讀瓜切。籍。一作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將母。奈其善盜。復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後漢弟。不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懷陽王。朝。不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翁。空有之邪。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弟。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

柳河東集卷三十一



之實而有其誦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一本實下有為字而誦上無其字誦詩侯切

禮記管敬子遇盜取二人馬上一以為公臣

日其所遊儼也可入也敬子管仲之謚匡章車見孟子下篇

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

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

漢書直不疑為

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

覺以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

至而歸金人金即大慙東漢劉寬字文饒嘗

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

下駕步歸有頃認鄭詹束縛於箚終以無成

年者愧而送還

鍾儀南音卒獲反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

痤騎危以生易歿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

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

活賈生斥逐復名宣室倪寬擯歿後至御史

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

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

痤才戈切騎音奇蒯苦怪

切鎖音質國語文公代鄭欲得詹而歸還

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詹之詹據鼎耳而疾

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左傳成公九

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鄭人所獻楚囚

神可哀



魏世家趙鞅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音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  
 死在市中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銷不與王  
 地則奈何王出之危棟上也高帝誅韓信信  
 日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名通欲烹之通曰犬  
 各吠非其主云云上乃赦之據鼎耳音將烹  
 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音鐵  
 鐵也張敖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  
 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李文時為相韓信  
 囚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斬適見滕公公奇  
 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將鄒陽從梁李王遊  
 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李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賈誼洛陽人  
 絳灌之屬害之出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  
 誼徵之入見宣室倪寬為廷尉文學卒史以  
 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  
 其後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董仲舒廣川人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進

說其意末上王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  
 舒吏當必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為諫  
 議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令典尚方鑄作事後  
 不驗下吏當必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減成論  
 今以恒怯洩恣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病病雖  
 欲慷慨攘臂自同管人愈疎闊矣音恒音臣音  
 忍痛病一作病痼。說文恒怯也  
 洩恣垢濁也楚辭切洩恣之流俗賢者不得  
 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  
 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  
 筆翫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

柳河東集卷三



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刻亦不堪當世用矣。才一作志，解一作業，觀力未切，字當從。俗從爾，非是。抵一作無，士列一作上列。說文：觀，縷委曲也。又好視也。茅坤曰：此則于厚未路。一着。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坐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如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

矣。通字上，一無存字，失下。無，雖字甘寢，與酣寢同字，見莊子。唐順之曰：此數事是眼前不得已路頭。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一本戀，亦作懇。

與楊京兆憑書

憑一作凌。楊憑，京兆人。李因劾憑，江西後，臧憲宗貶為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子厚嘗遺憑子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藉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太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為大任。此亦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任，必元和五年冬作。昔人評此文，不如此前書，予則謂踈踈莽莽，特能以氣。



驅事不礙氣骨力自大有過處如沾沾論其句字工拙則亦昔人之見也唐順之日只是叙薦舉一段文字為勝王世貞日長篇末加洗澤然才氣勃湧去秦漢較近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任子淵日丈人字俗以為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大抵亦尊者之稱與載春秋載包子胥謂渙父日往命屬天今屬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

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其忠誠者是用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為大凡若許一作取忠一作中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矣矣書臯陶日



在知人安民馬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  
 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  
 日以容取人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炎  
 失之子羽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是  
 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馬吒步駕切○  
 京兆杜陵人世祖卽位論功當封且將各見  
 之為令狐畧等謙之竟不獲用焉晉史載記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後事  
 姚萇為佐命元功長既敗符堅遣尹說堅未  
 禪代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  
 堅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畧之儔而朕不知其  
 凶也不亦安乎無之而工言者賊也  
 王景畧名猛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

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  
 亦安矣頗普何切謖音縮○史記趙季成王  
 所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取王  
 以括代頗括之母諫王括徒能讀父書而父  
 子異心王不聽果敗獨志馬謖字幼常才器  
 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與先主謂亮  
 曰謖可過其實不可大用亮謂不然以謖為  
 參軍後又令統大衆戰于街亭為張郃所敗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  
 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近世尤好此類  
 以為長春最得薦寵西漢周仁其先在城人  
 仁乃病免以三十一石祿歸老蜀志先主圍成  
 都許靖踰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正曰



靖之浮稱播於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夫言  
人謂公為賤賢也於是靖為司徒  
 朴愚無害者其於田疇鄉閭為匹夫雖稱為  
 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  
 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  
柝他各書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注無害謂不刻也柝夜所擊之木也左傳魯擊柝開於柴  
 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太官類非古之  
 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  
 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絨毳翼以徒隸而劬  
 秃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

道不盡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  
一無而字不下一無盡字○語刻而意厚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詘  
 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  
 以士必有二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  
 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  
 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  
 弗吾事三問也良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  
 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  
其渠記切○唯明說文其甚毒也  
 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



不可莫矣也莫及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  
 不務取士虞集曰不復切士理之本也苟有  
 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  
 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且  
 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  
 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  
 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則大  
 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以上已畢言薦舉  
一句極說得鄭重以下今之世言士者先文  
反覆覆亦綿至痛快

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  
 操其本可十七人未易忽也纒入論文章二  
變出幾轉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  
筆如游龍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  
 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  
 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  
 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自無所取信傑然  
 特異者乃見此耳累力追切代文人以文律  
 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



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

唐登科記大曆九年

進士十一年凝中進士十三年凌中進士皆有名時號三楊敬之字茂季凌子元和二年中進士嘗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

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輒堯舜之

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

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之道

本道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

弟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

之道且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

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

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

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

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武陵元和

三年中進士三年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

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

其書譚音單漢書桓譚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

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

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



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今之人下

○世多貴遠賤近重耳輕目張率先以詩示虞訥頗為所詆更作以示託名沈約遂為稱嗟率曰此吾作也訥乃大慙由來自具獨恐隻眼者蓋至少矣所以子厚亦極嘆之

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遺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鵬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謫

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文章以神志為主一二年來病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能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眊音冒 撫音理 怖音布 眊目少睛也 暈音土 蒙霧也

又永熖多災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自茫洋不能出言又



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危傷敗之竟

哉一無文一上大一作天意一作志矻丘入切

念已堅也意然上異言文章之道而下答之以

所獻許京屬是界劃斷文字文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刻凡入

之黜奔皆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

是念自以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

叙憂懷為主敢有他志惻口本切惻平力切

伏以先女稟李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

登朝至六日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

品矣何以堪此

韓退之誌子厚墓云皇族謙

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

歿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子厚貞元十九

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

禮部員外郎故云再登朝至六日也

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

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

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

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

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哉

無憾進取之意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



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  
 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  
 目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  
 子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  
 唯懼此而已矣一男子一本無一字。子厚  
 娶楊熒女自元十九年八月  
 一自卒年二十一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  
 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  
 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  
 天厭之天厭之嗣一作祀  
 厭弃也丈人旦夕歸朝廷

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淚涕頓頽布之座  
 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右一  
 作下

與裴墳書

裴墳字應叔墳之弟也。其  
 事其詞耿耿可念劉辰翁曰  
 悲甚此語  
 不可復讀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  
 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  
 弃惟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一作獨  
 未下耳僕之罪  
 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倚輩恨怒以先得  
 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



幸乃一售不得者講張排根僕可出而辯之  
 哉性又倨整不能摧折以故各益恐勢益險  
 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  
 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售音壽講音轉根  
 胡思切音衰又胡  
 良切一作恨喙呼對切一無耳字售賈也  
 胡思切音衰又胡  
 書人乃或講張為幻講張欺詐也恨輓也急  
 引也唐書裴度  
 傳姦餘根推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  
 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  
 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  
 貢不主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

為匪人邪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  
 樂堯舜之道邪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  
 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不一  
 徵也何哉嗔稱人切字本从言。四  
 八人自指同劉禹錫輩 大和蒸  
 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  
 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煦  
 句切。劉向別錄方士傳言鄒衍在燕京有  
 谷地美而寒不生。八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  
 氣至。八穀生。 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  
 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涼言飛

柳河東集卷二十



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亦不恨矣

河北之師謂吐突婁瑤討鎮冀王承宗鎮冀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承宗之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虜 流言飛文出劉向傳 金州被積已久獨葺然不遷者何邪十二兄宥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

一無嘗得字一恙餘亮切 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懷則息而睡耳偶書

如此不宜

禮記月令冬其日壬癸其帝額頊其神玄冥注玄冥水官之臣少皞

氏之子曰修曰熙相代為水官

與蕭翰林俛書

按俛本傳貞元申及弟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

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名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整密亦具體裁雖不出前二書範圍固自佳 茅坤曰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息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息謙寒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



爾當官字見管子立政篇德不當其位功不當其祿能不當其官僕不幸嚮

者進當艱孰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

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

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

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

間哉艱倪結切孰又久切說見前岌與友然切操其間一作造其門下又有哉

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

員外郎詔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

嫉其可得乎子厚年三十三時永貞元年也媚妬也凡人皆欲

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各不能壓

當世世之怒僕宏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

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

眾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

智求仕者更置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為新奇

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革坐益困

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

乃以致此各一本作聲一本作言悲夫人生少得六七

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



夏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見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脆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始非中國人楚砮聞聲音特異鳩舌啗謀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

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重直龍切馳偽切中去聲慘七感切一一作疹所鋪切寒病也懷力鋪切鳩音決啗音卓啍許堯切元和四年子厚年二十七腿不輕避也又足腫也楚辭憊增秋兮薄寒之中人鳩即鷓鴣惡聲之鳥也字見孟子啗謀擾聒也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夏樂瘖默息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瘖音陰說文瘖不龍言也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也



愉而僕與四太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  
 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息  
 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  
 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且觀之足  
 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  
 非道也袂彌蔽切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  
 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  
 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  
 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枿

割牙結二切一作株茵九韻切○是時吐突  
 承瓘討王承宗子厚有望於賊平慶宥及罪  
 謫耳枿伐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  
 木之餘也一釋廢錮買土一廛為耕  
 罪稍解矣然後收名竟買土一廛為耕  
 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獻之法  
 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  
 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廛  
作廛○說文一廛一畝半也一家之居也木  
 鐸者金鈴木舌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以  
 狗於道路法宮  
 路寢正殿也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按建本傳貞元中補  
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



或入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餘慶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權左拾遺翰林學士。造謠亦不甚佳只以意鼓舞便自有致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杓卑遙切傳音篆藿徒申切蹙按莊子音義巨恭曲恭曲勇三切悚也又若江祿局二切喜貌又音胸人行聲李建字杓直遜之弟也傳驛也夢得劉禹錫字莊子逃虛空者藜藿杜乎懸馳之徑跟位其空聞

人足音蹙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然而喜矣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顛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備至益善隔一作塞顛音戰髀部禮切痺卑利切○本州圖經檳榔生南海味苦澁得共智藤與瓦屋字灰同咀嚼之則漿滑而甘美發南人噉之以當果實其俗云南方地溫不食此無以茲瘴癘左思賦其果有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注餘甘如梅李枝有刺初食味苦後更甘檳榔之屬也顛寒動也解股骨也痺足氣不生也永州於楚為最



南狀與猱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墊  
 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良  
 歟土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  
 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  
 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  
 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  
 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嗚呼百姓皆獲  
 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  
 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

得竊自悼也

蝮，芳六切。虺，許偉切。瘡，羽鬼切。一，作瘡。愴，楚亮切。○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一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色如土，俗呼為土虺。詩為鬼為蠍，蠍在水旁，能食沙射人，影甚有至，或輕者肌瘡如疥，亦謂之短狐，即歟。土，一名水瘡，瘡也。周禮三，謂而歸于園，土，園，土，有獄城也。自比極苦，却實事。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  
 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瘡殘頑鄙不效幸甚  
 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  
 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  
 育孫以供方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



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  
 祇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  
 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  
 直以為誠然乎瘡音隆人世下一無穢字為  
老推程也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  
 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  
 立志之分著書亦十數篇心病言少次弟不  
 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  
 亦甘如飴矣飴音移。列子榮啓期曰足下

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邪若  
 眾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  
 僕安敢先焉煦呼句况初一切若眾人裴應  
 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  
 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  
 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主之法以宥  
 罪戾不悉勉一作免非是。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十郎一本作十一郎。觀  
 集中送苑論序謂初與論  
 同薦于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  
 官之缺而權擇之士之



權衡之下二竝就重輕之試顧公蓋少連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君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云始少連携少子師閱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則顧氏子登師閱

那○茅坤曰愧朗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一本無四比號門  
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  
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  
辨之亦非難也祖音稔大抵當隆赫柄用而  
蜂附蟻合煦煦祖祖便辟匍匐以非乎人而

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風逝不為  
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已也  
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  
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  
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祖十餘切便北  
祖也大兄以文出門下庶士而登司徒者  
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月顧少連以禮部  
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十八人  
科十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  
然而中間招歛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



邪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違惕  
 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太德順宗時  
 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  
 生先寵不意璵璠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  
 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璵璠音瑣○音習璵璠  
璵璠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  
 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  
 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眾  
 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得厚蓄憤

惟息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  
 抑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  
 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為也猶  
 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  
 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  
 瘴土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  
土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  
 有也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  
 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既冀一作幾凡利切字  
通浪音郎既一作就







